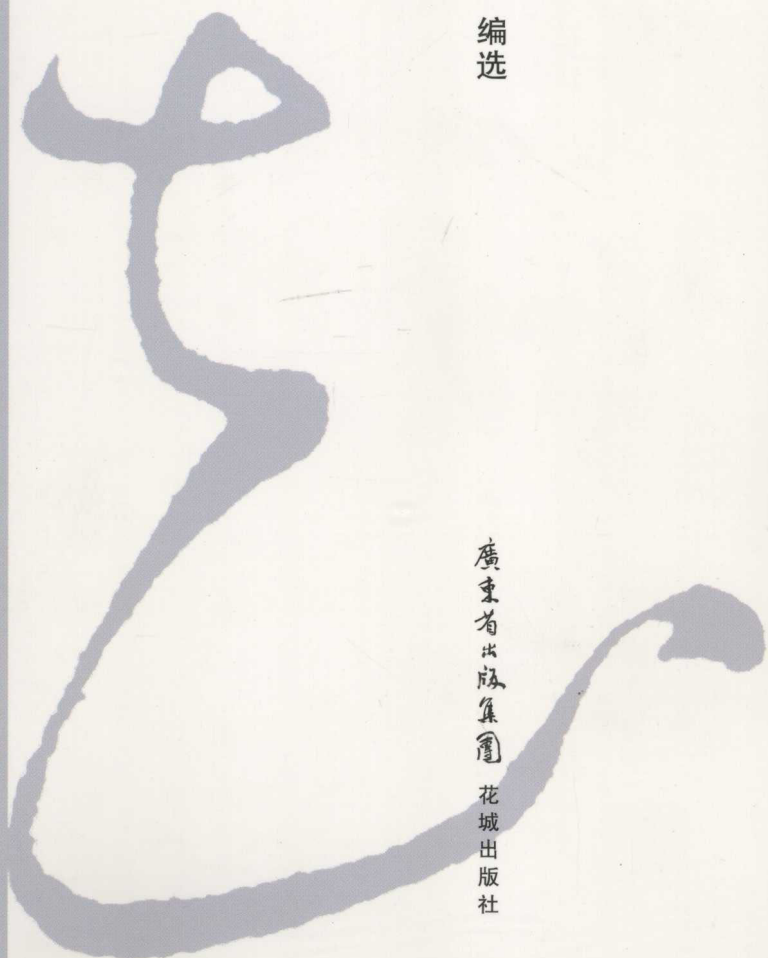


2012 中国随笔年选

China Essay 2012

朱航满
编选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2012 中国随笔年选

China Essay 2012

朱航满
编选

年选
花城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2中国随笔年选 / 朱航满编选.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3.1

(花城年选系列)

ISBN 978-7-5360-6695-3

I. ①2… II. ①朱…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99366号

出版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秦爱珍 林菁 欧阳衡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装帧设计: 林露茜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23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18 2插页
字 数 300,000字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文学的荣誉

——《2012 中国随笔年选》序

朱航满

2012 年，我在《财经》杂志上陆续读到南京大学景凯旋教授的专栏文章，其中他在 5 月 8 日发表的文章《所谓民族主义》，写到了原南斯拉夫作家丹尼洛·契斯（Dsnilo Kis）。契斯对于南斯拉夫这个国家的民族主义充满了警惕，由此遭到了诸多民族主义者的攻击，却赢得了更多南斯拉夫人的敬仰。他曾亲眼目睹了柏林墙的倒塌，却没有看到米洛舍维奇政权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导致这个国家的联邦各民族之间大打出手，终于分裂成为六个国家的悲惨后果。1989 年 10 月，契斯病逝。他死后，南斯拉夫因为民族主义导致了种族大屠杀，二十万人丧生，数百万人流离失所。景凯旋说，即使契斯健在，也不可能阻止这场战争，但他引用美国评论家苏珊·桑塔格的评论说，“他的作品维护了文学的荣誉”。契斯的意义在于，保持清醒的文学良知，不被时代的幻觉所俘虏。苏珊·桑塔格的这句话击中我心，这是一年来我所读到的最有力量的话语。

景凯旋教授近年来致力于东欧作家的译介，他翻译过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玩笑》、《生活在别处》，克里玛的随笔集《布拉格精神》，2010 年 5 月又编译出版了关于东欧作家的文集《地下》，向我们介绍了很多陌生的“地下”作家，其中就包括被苏珊·桑塔格所赞誉的契斯。契斯的小说、散文、诗歌均很有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罗茨基称赞他的作品“在字义上近乎永恒，对人物的描写几乎是所有已知的信条渴望对人类灵魂所做”，苏珊·桑塔格更是称誉他为二十世纪下半叶“几乎无可争议的几位伟大作家之一”。景凯旋自己也评价说，如果契斯不是英年早逝，极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关于东欧这块独特的土地，我们知道了哈维尔、昆德拉、克里玛、米奇尼克，通过景凯旋教授，我们也知道了波兰哲学家卡拉克夫斯基、保加利亚流亡作家乔治·马尔科夫，以及被称之为

“南斯拉夫的索尔仁尼琴”的流亡作家米哈耶罗夫等人。为此，我特别将景凯旋教授在杂志上所发表的这些文章编成一文，题名为“东欧作家七谈”。

2011年12月18日，捷克原总统、著名剧作家哈维尔逝世。在我读到的所有纪念文章中，贝岭的《一个真实的人》最令人感怀，因为他向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人”，一个心灵高贵而绝不故作神秘与傲慢的人。在贝岭的描述中，哈维尔喜欢英国的滚石乐队（The Rolling Stones），并与他们成为好友；他与漂亮年轻的电视明星达格玛结婚，毫不回避对于妻子性感魅力的赞美；他在艰难重重中致力于推进捷克的民主化进程，却也保持了一个作家的诗意与清醒。我喜欢这样的一个人。记得数年前，我曾得到一位长者赠送的《哈维尔文集》，那是北京电影学院崔卫平教授自费印刷的译文集，内部交流，墨绿色的封面，粗糙的纸张，以及封面上哈维尔严峻而沧桑的面孔。显然，哈维尔是一个传奇，他丰盈而宽厚，“他的作品维护了文学的荣誉”。这是对于一个作家最好的称赞，而哈维尔的作品，不仅仅是他在各种特殊环境下所写下的文字，还有他所留下的精神资源。

三天后，12月21日，木心病逝。我是在北京的一个小餐馆里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的，那个冬天的夜晚，我为此感到忧伤。这个被称之为“天外来客”和“文学界的鲁滨逊”的中国作家，在他的故乡乌镇走完了自己最后的一段人生旅程。随后的一个文学笔会上，我向在座的诸位介绍木心，可惜其中无一人所知。尽管有陈丹青等文化名流的热情推荐，但木心依然是一个少为人知的小众作家。为此，我在这册年选中收录了熟悉木心的画家夏葆元的文章《木心的远去与归来》，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深入了解这个才华卓异的汉语作家。与木心的文运相似又有所不同的是作家王小波，这个1997年去世的中国作家，获得了大量的粉丝，但从来没有获得过主流文学界的认可，甚至还在遭到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冷嘲热讽，评论家李静的文章《重读王小波》，可以算是对于这个特立独行的中国作家的一份有力的辩护词。可以说，他们都以自己对于文学纯粹的姿态和独立自由的写作方式，以及充沛而特殊的才华，小心维护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荣誉”。

我不愿意将这篇短文变成悼文，但我不得不提及1995年离世的上海评论家胡河清。英年早逝的胡河清，生前仅仅留下一部文学评论集《灵地的缅想》，一部博士论文著作《旧途径与真精神》，再就是一些零散的文学评论作品，后来被收集在朋友为他编撰的遗作《胡河清文存》之中。年初，我就得知安徽教育出版社的一位朋友正在编撰胡河清的文集。而我则早就喜欢胡河清的文字，因为他对于中国文学纯粹的热爱，对于当代中国文学来自生命深处的体验式解读，以及他灵秀融通的学识和文笔，都令我着迷。只可惜对于胡河清，也是少为人知的。我曾向一位编辑朋友介绍胡河清，没想到她不久即来信，说她读了胡河清，很有些读王国维的感受。真是知己之谈，令我高兴。在编辑这册年选书稿的时候，我将胡河清为他第一部著作《灵地的缅想》所写的序言编入此书。旧文重刊，犹如死火

重燃。在我看来，它岂止是一篇漂亮的随笔文章，它还是一篇有关文学的挽歌与咏叹。我喜欢胡河清的文字，因为他同样“维护了文学的荣誉”。

对于中国文学来说，2012年10月11日将被记载。此日，中国作家莫言获得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对此，莫言回答说，这是文学的胜利，不是政治的胜利。说真的，对于莫言的获奖，我个人的心情是复杂的，尽管他是最喜欢的几位当代中国作家之一。我读莫言的小说，总感觉他有一种“神灵”附体的异样，仿佛有一支不由他决定的上帝之笔在帮助他完成写作，而莫言则如传说中的“灵童”一般，给我们源源不断的呈上他庞大恢弘又悲凉奇异的文学世界。在所有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之中，莫言都将是一个异禀。朱伟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人民文学》杂志的小说编辑，在文章《我认识的莫言》中，他阐述了自己理解的莫言和这种“莫言现象”。朱伟是莫言中篇小说《红高粱》的编辑，也是张艺谋电影《红高粱》的编剧之一，他深刻地指出，莫言的成功，乃是一个时代文化生态的繁荣与宽容，而这个时代，显然指的是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为此，在此文的结尾中，他这样略带感伤地叹息道：“文化是一种精神，它在呵护下才能被培养，在培养下才能被光大。”

就在编完这部年选书稿的同时，我偶然在一册商业民刊上读到北京大学洪子诚教授的一篇文章《与音乐相遇》。没想到研究当代文学的洪子诚先生，对于音乐的痴爱与修养，实在令人敬佩，而先生在文字之间的所流露的精神态度，也令我回味不已。我立即决定将这篇文章收入到这册年选之中。在给洪子诚先生的邮件中，我请求他同意将此文收入我所编选的年选之中，也谈及了自己起初研读当代文学的感受。我们这些从应试教育枷锁中走来的学子，对于文学的认识，大多都是先从教科书式的文学史入手的，从概念到概念，文学都几乎变成僵尸了。不几日，先生回信说，他乐意将这篇随笔收录到我所编选的书稿之中。而对于我所提及的感想，他说这是中国教育的弊端之一，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由此感慨，幸亏我最初读到是洪子诚先生的《当代文学史》，而不是其他。更由此，我对于自己编选这册随笔年选，也自觉负重甚大，惶恐难当。而对于其中所收录的作品，也都试图以能够“维护文学荣誉”的标准予以重新审视。

2012年11月4日，北京，初雪

Contents 目录

- 001 朱航满 文学的荣誉——《2012 中国随笔年选》序

第一辑

- 001 刘 禾 六个字母的解法（选章）
026 景凯旋 东欧作家七谈
036 汪 晖 墓园·颠倒
044 郭宏安 三百岁的孤独漫步者——为卢梭诞辰 300 周年而作
050 施京吾 神圣的救赎——写给一切忠于良知的人

第二辑

- 057 刘再复 童心说
071 朱 伟 我认识的莫言
080 胡河清 灵地的缅想
092 李 静 重说王小波

第三辑

- 099 宗 璞 铁箫声幽

- 103 高尔泰 白头有约
109 周志文 安平
113 武 艺 与记忆有关

第四辑

- 131 贝 岭 一个真实的人——追忆哈维尔
142 夏葆元 木心的远行与归来
153 熊景明 千山我独行——忆高华
157 葛兆光 那一道不曾消失的风景
——在往日书信中怀想朱维铮先生
161 朱学勤 三十年师恩难忘

第五辑

- 167 李洁非 明末撮思
176 张宗子 重读《水浒》
182 羽 戈 吴经熊的乡愁
186 施康强 最后的名士

第六辑

- 193 孙 郁 他以为自己是这个通道的敲门人
——1987年汪曾祺在美国
198 小 白 从小报走进历史的上海舞女
202 杨 早 一百年前，那场没约的架
207 王晓渔 一位持不同意见者的“西行漫记”
216 狄 马 夺了鸟位又如何？

第七辑

- 221 洪子诚 与音乐相遇

228	李欧梵	一位艺术家的生与死——马勒逝世一百周年随感
233	王 炎	告别“十月”
239	段 炼	故宫观画记
244	止 庵	冷冰川的世界

第八辑

249	董 桥	卡普里之恋（外两篇）
256	鄢烈山	无慢室赞
260	张承志	安乐寺里的苏非
269	周成林	在大理

第一辑

六个字母的解法（选章）

刘 禾

纳博科夫的小说《洛丽塔》大约无人不晓，研究著作更是林林总总，也算文学研究中的一道风景。不过，我最初对这位作家发生兴趣，倒不是因为他的作品，而是出于好奇，这个人为什么一辈子租房子住？

纳博科夫一生搬过无数次家，每次都是租房子住。二战期间，他从欧洲远渡美国，几年辗转，最后在纽约州的康奈尔大学定居下来——这也是胡适早年留学的地方。纳博科夫在那里教了十几年书，他从不买房，只租房。大学有上千名教授，总有人休长假，有人出租房屋，因此，纳博科夫一家三口，不愁租不到地方住。他的这种做法，在精于盘算的美国人眼里，自然是极不明智的。后来，小说《洛丽塔》一炮打响，成为畅销书，版税收入源源不断，纳博科夫从此衣食无忧，但他依旧不买房，依旧租房住。到了晚年，他搬回欧洲，索性和妻子住进一家瑞士小城的宾馆，租了一套客房，一住就是十几年，直到他离开人世。

一个作家一辈子租别人的房子住，实在少见，尤其放在欧美作家的行列里，就更显突出。



这勾起了我的好奇心：纳博科夫为什么这样做？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是不是早年有过什么创伤，造成了不为人所知的心理障碍？

工作之余，我开始零星地搜集有关纳博科夫的各种资料，想从他的人生踪迹中找出某种心理逻辑，因为在我看来，任何古怪的行为后面都隐藏着一个真实的理由。但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是，手中的资料汇集得愈多，我的研究就愈变得扑朔迷离，枝杈丛生，而且愈偏离主题，到后来，竟然放弃了原先的想法，沿着另一条路越走越远。

仔细回想，最初使我偏离主题的导因，可能还是一封不期而至的电子邮件。

1

一天傍晚，我收到了一封电邮，一封来自瑞士的巴塞尔大学的普通会议邀请信。这些年来，我对于参加这一类的学术会议，变得兴趣日淡，经常找些借口，推辞了事。可是这一回我实在难于推辞，会议地点太吸引人了，英特拉肯——它是瑞士阿尔卑斯山脚下的一座小城，欧洲的滑雪胜地。从这里乘小火车，坐缆车，就能登上那座享有欧洲巅峰之盛誉的少女峰，上面有长达23公里多的阿莱齐冰川，据说它是阿尔卑斯山上最大的冰川。

从纽约飞到欧洲共要六个多小时，抵达日内瓦国际机场后，再乘两个半小时的火车，才能到达瑞士小城英特拉肯。临行之前，我顺手从书架上抓了一本书，塞进旅行袋中，预备在路上打发时间。这是纳博科夫的小说 *The Real Life of Sebastian Knight*，中文译名是《塞·纳特的真实生活》，我自己宁愿把它译为《塞·纳特的人生真相》。书名平淡无奇，但它属于让我着迷的那一类作品，也是纳博科夫用英文撰写的第一部小说。比后来在商业上声名大噪的《洛丽塔》，这部《塞·纳特的人生真相》读起来更加耐人寻味，技巧上也许更胜一筹。不过，我为什么特别喜爱这本书，这里面是不是有更隐秘的因素，在当时，我自己也不甚了然。

人的命运有时很诡异。有的人足不出户，就无所不通，实际上一辈子只生活在自己熟悉的小天地里。比如哲学家康德，他从未离开过自己出生和成长的城市哥尼斯堡，可是竟然在大学里长期讲授人类学，这在后来的人类学家看来，即使不算犯规犯忌，也不大靠谱——不做田野调查的人类学，那算什么人类学？好在康德讲授人类学和撰写人类学著作这件事，差不多早已被人忘记，也很少有人追究。另一种人恰好相反，他们浪迹天下，一生漂泊，始终找不到归宿，最后客死他乡。他们都是些失去家园的流亡者。

生于孰地，来自何方？这样的人在20世纪颇多，以后会越来越多。

其实，这种流亡者在世界各地都能碰到，我周围的朋友和同事中就有很多这样的人。我不是指通常意义的流亡人士或持不同政见者，而是一些灵魂深处不安分的人，他们不切实际、耽于幻想，似乎只能在幻想之中安身立命，否则，这种人为什

么与文学或思想多少有些缘分？纳博科夫的《塞·纳特的人生真相》就写了这样的
一个流亡者。不过，这本书的不寻常之处在于，主人公塞·纳特的下场预示了作者
自己后来的命运，因为小说发表40年后，纳博科夫本人也客死他乡，选择的地方就
是我提到的瑞士宾馆。

火车上的广播说，英特拉肯站马上就到了，我赶忙从窗外望去，残冬的英特拉
肯徐徐滑入车窗的视野。第一眼看上去，这个小城就像欧洲的任何一处旅游胜地一
样，美丽而不真实。我把眼镜摘下来，呵了口气，仔细擦拭镜片，抬头再看时，重
重叠叠的阿尔卑斯山脉已经赫然矗立在眼前，几座高峰在雾中小城的背后平地拔起，
高耸入云，巍巍峨峨。火车停靠英特拉肯东的时候，天色变得阴沉起来，旋即飘
起了雪花，雪花里掺和着一些细小的冰粒，大约就是古人所说的雪霰。我因出发时
没有带伞，下车后，凌空飞舞的冰粒砸在脸上，有点隐隐作痛，幸好打听到，宾馆
的位置离车站不远。

走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两旁的店铺紧闭着大门，这光景似乎不像一个度假胜
地，我感到有些意外。沿途看到两三家餐馆，似乎还在营业中，其中有一家中餐馆
外卖店，生意萧条，毫无人气。不论走到世界的任何地方，哪怕是天涯海角，必然
会碰到这种千篇一律的、装潢俗气的廉价中餐外卖店，我开始还有些奇怪，现在已
经见怪不怪了。

雪越下越急，几乎叫人睁不开眼，抬头一看，云层又加厚了，偶尔露出狭窄的
缝隙，让人瞥见藏在后面黑压压的山峰。几乎在一秒钟的瞬间里，山峰像魔术般地
闪现出来，即刻又融化在云雾背后，教人看不清这云雾后面的真实情形。我心底忽
然升起了怅惘的情绪，说不清是为了什么。这时，一个遥远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谁在那边踏雪，终生不曾归来？（欧阳江河《初雪》）

2

第二天早晨起晚了，赶到餐厅时，发现只剩下一个孤零零吃早饭的人。这是一
位中年的美国学者，个头不高，但衣着极为考究，用英文来说是 well groomed。他和
我同样由于时差的原因，都起晚了。我们彼此问候了几句，他匆匆看着腕上的表说，
会议马上开始了，说完就起身告辞。刚走出几步，好像忘记了什么，他转过身问我：
你对英特拉肯这个地方的印象如何？我说：还不错吧，你也是第一次来？ he 说是，
然后指着自己的衬衣说：瑞士人只认名牌和高档商品，别的什么都不懂，瞧，我的
名牌袖扣就是专门戴给他们瞧的。听他这么讲，我才注意到他身上穿的那件浅蓝色
的衬衣，是很好的质地，袖口上别着一对晶莹透亮的装饰扣。这扣子到底是什么名
牌？不待我弄明白，这人已消失在我的视野之外。

走进明亮宽敞的会议厅时，上午第一场的发言已接近尾声。一位来自德国法兰克福的历史学家正在发言，我仔细一听，才知道他在描述1919年欧美列国迫使德国签署《凡尔赛条约》的场景，这位世界大战的专家认为，《凡尔赛条约》造成了德国人丧权辱国，激怒了德国的普通大众，于是希特勒乘虚而入，酿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剧。

报告人的话音刚落，一场激烈的争论就开始了。我刚才在饭厅碰到的那位美国学者，马上质疑报告人的欧洲中心论，他一边说，一边情绪激昂地打着手势，我看见他衣袖上的袖扣熠熠闪亮。

1919年，一个充满变数的年份：难民、条约、巴黎和会、经济制裁、家国……但是，对个人来说，对一个普通人的命运来说，1919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我变得有些心不在焉，会场上的发言依然在继续。渐渐地，嘈杂的人声退到了很远的地方，我的意识开始涣散起来，不知不觉地联想到纳博科夫。

1919年，我努力地回想，这一年，纳博科夫，他在哪里？翻开笔记本的最后几页，那上面有我曾经随手记下来的几个名字，不过没写日期。我在这几个名字之间曾经勾勒出几条虚线，其中一条线把纳博科夫和一个被他化名称为“奈思毕特”的剑桥大学的同学连接起来。我在搜集有关纳博科夫的材料期间，这个“奈思毕特”一直让我很好奇。他是谁？我掌握的相关信息很少。纳博科夫在自传里提到过一个细节，他说奈思毕特在讲话的时候，总是烟斗不离手，这个人叩烟斗、放烟丝、点火和抽烟的姿势有点与众不同。不知为什么，那一连串重复性的动作给纳博科夫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这个奈思毕特是英国人，他酷爱文学，并毫不讳言他对列宁和十月革命的拥护。他的政治立场是纳博科夫所不能接受的，两个朋友因此而经常争吵，有时争得面红耳赤。纳博科夫毕竟是在俄国革命爆发后，才流亡到英国的俄国贵族后裔，并且他历来对政治很反感，只有当话题转移到两人共同热爱的诗人和作家时，他们才言归于好。

这条线索是我在纳博科夫的自传里读到的，它是我当时所能找到的唯一的线索。

出于某种原因，纳博科夫不愿透露此人的真实姓名，据说他在发表这部自传的时候，那位当年的大学同学已成为令人瞩目的公众人物，他的名字在英国几乎家喻户晓。这让我更加好奇，奈思毕特这个化名背后究竟隐藏了一个什么人物？我在笔记本里，把NESBIT这几个字母用大写拼出，来回变换字母的排列顺序，企图从中发现隐藏在这六个字母背后的密码，但始终毫无所获。直觉告诉我，这条线索很重要，如果运气好，它可能解开我心中的一个谜团。

历史上有太多难解的谜团，多重的偶然性和时间脉络意外地交叉在一起，迷雾重重，幽深难测。最近听说，有人研究气候变化与人类战争的关系，拿出了大量的数据，声称战争爆发的时间和持续的时间，竟与气候变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这之间真的是一种因果关系？还是有更复杂的因缘在起作用？我一直认为，因

果关系是我们人为地建立起来的分析模式，而偶然性和时间脉络的意外交叉则不同，它更像气候，更像地球的生态，那里面的因缘脉络无比庞大和复杂，如同科学家所说的蝴蝶效应。这一类的复杂系统究竟如何运行运作，那是我们凡人难以把握的。

说实在的，一个人想要撇开现成的历史书，另辟蹊径，寻找通往时间深处的阴暗小径，谈何容易。在我接触到的 20 世纪的历史叙事中，1919 年，1948 年，1968 年，1989 年这几个年份，尤其扑朔迷离，好像是一团团理不清的乱麻，无论你往前梳理，还是往后梳理，都无法清晰起来。这不能不令人怀疑历史学家的因果逻辑和叙述技术，反倒是，诗人的想像更能唤起我们的灵感：

多么漫长，这个春天
一直徘徊到冬天的尽头
时间丢失了它的鞋子
一年犹如四百年（聂鲁达的《狂想集》）

为了弄清一战和 1919 年以后的变迁，我曾多次钻进图书馆和档案馆，翻阅从前的图片、电报，文献，还有报纸刊物。在图书馆里，布满灰尘的纸张永远散发一股发霉的气味，我一边嗅着这熟悉的气味，一边埋头翻找所有可能找到的线索；有时看累了，就闭上眼睛，任凭时光流转，幻觉中，好像这故纸堆的气味已经转化为历史本身，使我几乎触摸到 1919 年的脉搏。可是一睁眼，我又陷入深深的沮丧，在此之前，世界上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活过那么多的人，而在我的身后呢？一百年以后呢？……这一类的胡思乱想常常干扰我的思绪，加之几次寻找的线索，都化作捕风捉影的努力，我不止一次想到放弃。

3

在瑞士英特拉肯的最后一夜，风暴戛然停止。早晨起来时，云雾已不见踪影，我们得到消息说，通往少女峰的小火车开放了。这天下午，久违的蓝天显得格外透明，蓝天衬托着白皑皑的雪山，我想像中的阿尔卑斯山竟然化为现实。和会上认识的几位学者结伴出行，我们登上了小火车，沿着蜿蜒起伏的山区铁道缓慢爬行。列车像一只挂在险峰和山壑之间的玩具火车，惊险无比地蠕蠕而行，一眼望下去，身边就是万丈深谷，难怪这条铁路在暴风雪期间必须关闭。火车在海拔 3450 米处，驶入一个山区小站，这大约就是欧洲最高的火车站。

站台上的人群川流不息，许多是肩扛滑雪板的青少年。我们看到远处有人在排队乘缆车，也赶过去排队，不久便登上了拥挤的缆车。这里是滑雪族的天下，全副装备的年轻人抱着滑雪板和游客挤在一起，滑雪板几乎遮住了每个人的视线，我努力往后车窗移动，想找到一个合适的角度朝外面看。缆车缓缓移动，隔窗远眺，只



见一峰独立，众峰俯首，几朵白云奔腾脚下。再定睛凝视，五只滑翔伞倏然从缆车的左方冲出，游戏般地绕过我们，在云雾中玩起天女散花的游戏——红、蓝、黄、绿、紫，五种色彩点缀起白雪皑皑的山脉，好一个阿尔卑斯山的气象！

不到少女峰，安知万象空？

4

黄昏时分，我拖着行李箱，登上了返回日内瓦的火车。白天的兴奋消耗了我的大部分精力，我忽然感到极度的疲乏。火车走得很慢，停靠了几个小站后，我昏昏欲睡，不知自己身在何处。过了很长的时间，火车似乎又在一个小站停下，听不清站名，我喝了一口水，努力使自己清醒过来，从桌上拿起《塞·纳特的人生真相》，再接着读下去。

我上车后，二等车的这排沙发椅只坐了我一人，对面的座位一直空着。这时，上来一个矮个的、看起来约六十七八岁的男人，他朝我点了一点头，把手提包放在头顶的架子上，就在对面坐了下来。火车继续前行，窗外远近的灯光一闪而过，在空中绘出上下飞舞的直线和圆弧。我正望着窗外舞动的线条发呆，忽然发觉玻璃窗上映出一双明亮的眼睛，正在注视我。转头一看，对面的陌生人在朝我微笑，他的两条粗重的眉毛跳动了几下。

天气真不错。You……Japanese？他带着法语腔问。

No……当然不是。我不愿意和陌生人搭话，欧洲人经常弄错，把中国人当成日本人，让人心里不快。

陌生人摘掉手上的羊皮手套，指着桌上的书说，你懂英文？我点点头，和他简单应酬几句，目光又转向窗外。我此时并无心情和人聊天，陌生人也顺着我的眼睛向窗外看去。这时，火车驶入了日内瓦湖区，月光下的湖水银波荡漾，远方的阿尔卑斯山脉影影绰绰。

战后我第一次去英国，陌生人说。他停了一下，两条粗重的眉毛跳动了一下，眉毛是灰白色的，我注意到，他那两只夸张的耳朵，微微地抖动了一下。

陌生人扳着手指头说：我去的是伦敦，曼彻斯特，剑桥，爱丁堡……他看了一眼没有数到的大拇指，然后朝我跟前凑近一点。

你去日内瓦？

我点点头：我是第一次来瑞士。

让我来猜猜，像你这样的亚洲女子，独自在欧洲旅行，是来度假，还是来找人？他的脑袋向右边一侧，两条浓眉下面的眼睛专注地看着我，两只耳朵微微颤动了几下。

我不想回答，可嘴里却说：找人。难道他要继续盘问下去吗？

陌生人张了一下嘴，点点头，若有所思的样子。他拿起放在身边的羊皮手套仔

细戴上，又轻快地把它脱下来。

我叫奈思毕特，说着他伸出右手，和我握了握手。

又一个奈思毕特，有意思，这人难道是从纳博科夫的小说里走出来的？

我也把自己的姓名告诉了他。

原来你是中国人。陌生人忽然来了兴致，他接着刚才的话头继续说：二战后我先是到了伦敦，然后又搬到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刚成立的时候，我在秘书处干了两年半，认识几个中国人。我那时很年轻啊，现在不行了，已经退休十多年。记得当时一个很有学问的中国人在某一个部门主事，他叫什么名字？让我想想，游-党-林……

是林语堂吗？我好奇地问。

对，对，是他……啊……对不起……他从衣兜里掏出一叠纸巾，抽出一张，开始大声地擤鼻涕，擤了一会，又抽出一张纸巾，仔细地擦了擦自己发红的鼻头，然后把用过的纸巾仔细卷起来放进裤兜，接着又说：我记起来了，新成立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处还有一位可爱的中国女人，英语讲得漂亮，还会说法语，她人很聪明，见过大世面，好像是搞科学出身的，名字我还记得，叫桂-简-路。

桂-简-路，鲁-桂-简？她是谁？好像没听过这个名字。奈思毕特先生似乎猜到了我的心思，他说，等一等，然后站起身，从行李架上把公文包拿下来，打开侧面的拉锁，掏出一个很旧的笔记本，哗哗地翻几下，从里面撕下一页空白纸。我把一只圆珠笔递给他。奈思毕特先生抬头看了我一眼，在纸上把他刚才所说的名字工工整整地写下来，递给了我。我接过来一看，Gwei - Djen Lu，这是很少见的汉字注音，既不是老派的韦氏拼音，也不是当年传教士使用的注音符号，比如像用 Pe-king 来书写“北京”的发音。我摇摇头说，没见过这个名字。

窗外的灯火飞驰而过，犹如月光下闪光的河流。我意识到火车开始减速，透过铁道附近楼房的黑影，隐约看见街道上一晃而过的红绿灯，公路桥下开始出现川流不息的车流。这时，列车上的广播响了：前方到站是洛桑车站。

火车驶进车站时，车厢里立即热闹起来。那些身背行李肩扛滑雪板的年轻人，大呼小叫、成排结对地往外走，奈思毕特先生碰巧也在这一站下车。他站起身来，将公文包从行李架上取下，不慌不忙地说：认识你很高兴，后会有期。我与他握手道别，也说了几句同样的话，奈思毕特先生走到车门口，略停了一下，转过身对我说：

听说 Gwei - Djen Lu 女士后来去了剑桥大学。

看着奈思毕特先生的背影消逝在站台的夜幕之中，我把那张写着 Gwei - Djen Lu 的纸片夹在书页里，脑筋飞快地转动起来，这位陌生人让我想到纳博科夫笔下的那个烟斗不离手的同学奈思毕特，怎么会这么巧，名字听起来一模一样？纳博科夫传记里的奈思毕特是个杜撰的化名，实际并无此人，这是我知道的。那么，刚才与我邂逅的陌生人……他们的名字是纯粹的巧合，还是有不同的拼写？

车轮有节奏地向前行驶，窗外的景物越来越暗淡，我的思绪也随之涣散起来。这时，Nesbit 和 Gwei - Djen Lu 这两个名字的 16 个字母，慢慢地升到空中，在我的眼前旋转起来，如同动画片里的单个字母，歪歪斜斜地分散开来，过一会儿，它们又慢慢地聚合在一起，组成奇奇怪怪的词组，不下于几十种不同的字形，可我连一个都认不出来，就像在读徐冰的《天书》。蓦地，有一个词组从一堆飞舞的字母中跳了出来，那形状似曾相识，但又看着陌生，这使我焦急万分。我努力克服无意识的惰性，正打算看得清楚一点时，这个神秘的词组已在空中化为乌有……

5

我从日内瓦飞回纽约的途中，心中忽然懊丧起来。头天晚上，火车停靠洛桑车站的时候，我怎么没有想到从那里下车，换乘一趟车去蒙特勒看一看呢？纳博科夫去世之前曾经住过的宾馆就在这个滨湖小城。我回家后在地图上查了一下，发现洛桑距离蒙特勒只有不到半小时的车程，不到半小时啊，真懊悔！一个人在路上稍不留意，就会自动地被某个既定的目的地所约束，我当晚为什么觉得自己非要赶到日内瓦呢？我明明知道，从日内瓦返回纽约的班机是第二天下午五点，中间还有十几个小时可以消磨。现在回想起来，我本来可以偏离英特拉肯 - 日内瓦的路线，从洛桑下车，换乘另一趟列车，绕个小弯路去蒙特勒，说不定我在纳博科夫住过的宾馆里，会有一两个新的发现，当然，这也很难说……

很凑巧的是，过了几个月，我申请的一笔研究经费批下来了，这意味着第二年夏天，我又能去欧洲旅行一次。剑桥大学图书馆里保存着英国海外圣经公会的档案，我计划在那里查一些有关鸦片战争期间来华传教士的资料，为我正在写的一本书做准备。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我打算在剑桥的研究完成之后，从伦敦飞往柏林去探望我妹妹一家，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再从柏林乘火车去德莱斯頓，然后，去布拉格……

在此之前，我虽然从未去过剑桥，但脑子里似乎已存留着一些顽固的印象：三一学院的古老庭院，国王学院的礼拜堂，中世纪风格的基督教堂，大学城里那条秀美的康河（也称“剑河”），河上有一座著名的“哭泣桥”。后来我问自己，这些印象都来自何处？想来想去，似乎都出自同一个源头，那就是五四时期留学英国的那一代人的诗文，尤其是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还有他的一些诗歌，比如《再别康桥》：

……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